

欽定詩經傳說江纂

第一函
七冊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一

國風一

孔氏穎達曰。詩國風是大師所題也。○劉氏瑾曰。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

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

集傳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

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朱子曰。男女相

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
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
國。國以聞。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
於天子。

國而化天下也。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

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

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朱子曰。變風多是淫

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劉氏瑾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豳之風變。畋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偏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

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爲教也。

集說

匡氏衡曰。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鄭氏樵曰。古者三

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采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繫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乎。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

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西周也。如此則木
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
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
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
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武之詩。見於風
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
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
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
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采詩之時。隨其
國而繫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
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
之在頌。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
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
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今其詩乃皆爲豳。在
盤庚時。商已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
於其地。繫於其國。云爾。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卽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夫子平時。見魯大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王氏柏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而爲風乎。○鄧氏元錫曰。周公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大師所歌。列國風之次第是也。其後迹熄。詩亡。孔子博采存者。表二南爲風始。其列國詩。繫善敗得失之原。爲興替存亡之統。足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以表裏乎春秋。則今經國風之所以教也。

周南一之一

召南說附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

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

居其地

劉氏瑾曰棄為后稷封於郃其後公劉遷豳至古公又遷於岐山之下

傳子

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都於豐而

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

顏氏師古曰采

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

於諸侯

司馬氏貞曰周地本犬王所居以為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

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孔氏穎達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也。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

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

鄭氏康成

曰。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孔氏穎達曰。其餘冀青兗屬紂。是爲三分有二也。至

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

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

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

王氏安石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

侯者。大夫不得用。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

所以著明先王風

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

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

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

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

章氏俊卿

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

用爲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劉氏瑾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
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
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
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
文。復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
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
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伯之國。謂
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通乎岐周。在今鳳翔府岐
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
山縣。皇輿表。屬陝西。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皇輿表。屬陝西。終
南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
州。皇輿表。宋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宋京西路。今
湖廣安陸襄陽鄖陽德安諸府。河南歸德河南

南陽汝寧諸府及汝州。宋湖北路。今湖廣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荊州岳州常德辰州諸府。鎬在

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

之矣。



馬氏融曰。二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

名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自豳始遷焉。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命其子王季爲西伯。作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犬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謂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氏穎達曰。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孔叢子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璜鉅

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
召分陝。○文王繼父爲州伯。化行乎江漢之域。若
非受紂之命。其化無以及之。江漢之域。卽梁荆二
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
二。不必皆紂命也。○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
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
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
之。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
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作詩之處也。且直言周召。嫌
主美二公。故竝皆云南也。此詩旣繫二公。卽二公
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
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
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
者之風。王者當作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
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也。逸以文王稱王。則
詩當在雅。鄭以此詩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

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也。化需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二風皆是文王之化。犬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入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

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蘇氏轍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明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國。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鄭氏樵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繫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范氏處義曰。二南諸篇。皆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未爲通論也。且周南。召南。皆陳文王犬妣風化之效。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

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豈召公後嘗典治南國之諸侯乎。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同意。○朱子曰。周南言文王閨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呂氏祖謙曰。程子以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取其有承乾之義。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黃氏樵曰。說詩者曰。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旣一。

則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
北爲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
說。吾不知文王所以分地於二公者。果請之天子
而與之耶。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耶。且當是時。
紂猶天子。文王猶諸侯。文王居羑里而繫易辭。其
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以與人
哉。或者又以謂文王受命稱王。於是乎分陝。不知
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少南
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分陝
於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
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
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
王之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真氏
德秀曰。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
○嚴氏粲曰。詩經首二南。見天婦之倫焉。見王道